



任清顺

# 毒情

房花烛泪

47·4

沈阳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守勋  
装帧设计 樊欣野  
责任校对 张国学

洞房花烛泪  
任清顺 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沈阳七二一二工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18000  
印张 5 1/2 插页 1 印数 1—30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120-0/1·50 定价：1.70元



这时一阵枪托急促的砸门声传来，史德忠不得不摆脱妻子，从后窗跳了出去。



司马公一口酒、一口肉、三下五除二，将贾作仁大腿上的这块肉几口就吃完了。用手抹了抹嘴巴，似乎还有点没足够的样子，说：“有偏、有偏了。”

# 目 录

## 洞房花烛泪

引子	.....	(1)
第一回	庆花烛锦衾未暖	闻抓兵新郎逾墙.....(3)
第二回	史厚生失子气绝	盼儿归老母失明.....(7)
第三回	郝经理提亲来说	官新仁入赘落空.....(11)
第四回	得夫信梅茹独守	结金兰德忠认嫂.....(15)
第五回	小雪柳遭骗作妾	史德忠受命送嫂.....(19)
第六回	落异乡举目无亲	遇恩人又逢强梁.....(23)
第七回	遭奸污雪柳觅死	寻生路叔嫂夜奔.....(27)
第八回	老翁仗义兴实业	三义煤矿喜开张.....(31)
第九回	史德忠冒死救兄	小雪柳心猿意马.....(35)
第十回	明心迹不忘结发	盼鸿雁羁留K国.....(39)
第十一回	得慈颜德忠寻画	遭夫弃雪柳失悲.....(43)
第十二回	史德忠移花接木	雪柳嫂弃旧从新.....(46)
第十三回	史德忠见景生情	雪柳嫂闻讯即赴.....(50)
第十四回	空洞房兄嫂护弟	游宝岛浪子增愁.....(54)
第十五回	解愁肠青楼逢戚女	寻欢乐游子宿烟花...(58)

第十六回	同心恋窑姐愿从良	无赎金老鸨逐嫖客…	(62)
第十七回	进赌场本想赢赎金	陷骗局岂知已上当…	(67)
第十八回	索赌债全靠后台	拒贿金另有所图…	(72)
第十九回	设奸计请君入瓮	啖人肉赌棍技穷…	(77)
第二十回	吴起印天涯寻盟弟	史德忠街头遇绑匪…	(83)
第二十一回	闯赌场再中牢笼计	进青楼又吃闭门羹…	(88)
第二十二回	史德忠浪迹江湖	王大刀夜探青楼…	(93)
第二十三回	等相好翠花受难	酬知音雪柳赠金…	(98)
第二十四回	史德忠挥泪葬妾	刘老响修亭募捐…	(102)
第二十五回	荣功院苦倒孤独汉	望乡亭醉尽思乡人…	(106)
第二十六回	梦慈颜更思乡情	赴K国又经蹉跎…	(110)
第二十七回	被盯梢改变初衷	谈生意暗寓归心…	(114)
第二十八回	水流千遭归大海	赤子辗转回故乡…	(118)
百万行动计划…			(122)

## 引子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四年三月。东北的初春，早晚虽然仍有些寒意，但太阳一上来，就照得人暖烘烘的。这时，一声长鸣，132次快车驶进了辽河火车站，上下火车的旅客，使辽河火车站显得十分热闹。站口外，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太太，左手拉着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右手不时地打着凉棚，一双焦急又掩饰不住喜悦的眼睛，不停地在每个出站的旅客脸上搜来寻去。老太太身旁站着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手里拿着一张西装银发的老人照片，看一眼照片，又打量一下出站的旅客。突然，他大喊一声：“爸爸！”朝一位拎着皮包的老人扑去。

“你是！”老人眯着一双疑惑的眼睛。

“爸爸，我是梦生，我是梦生呀！”

“梦生？”老人放下手提包，抖动着双手，抓住儿子，一时间悲喜交集，“梦生，我的儿！爸爸可见着你了！妈妈呢？”

老太太跨前一步，噙着泪花，哽咽着：“德忠，我在这。”说着，她一头扑到老头的怀里。

“梅茹，三十五年呀，可想死我了！”德忠双手捧起妻子的脸：“快让我看看！”他想从她脸上找到新婚燕尔时那少女的容颜，可是，除了依稀记得的那张瓜子脸还有点记忆

外，哪里去找逝去的青春哟！他两行热泪止不住刷刷地流了下来，他张开双臂搂住妻、儿和孙子，祖孙三代失声哭做一团……

正是：相逢勾起离别事，  
怎不叫人痛断肠。

## 第一回

# 庆花烛锦衾未暖 闻抓兵新郎逾墙

且说这辽河火车站的东山坡下，原来有一个五十几户人家的小堡，堡子里住有一户小康人家，家长叫史厚生。这史厚生靠祖宗留下的二十亩土地，一片柴山，除自家人外，还雇有一名长工，劳做一年，倒也不愁吃穿。怎奈史家人丁稀少，史厚生看看到了三十多岁年纪，妻子还没有生养，这可急坏了一家人。东庙烧香，西庙拜佛，子孙娘娘庙的门坎几乎都叫史家人踩平了，仍然是天仙不作美，麒麟不送子。直到三十五岁时，才忍痛花十块大洋去买了一个真鹿胎，配上几味药，给妻子吃下去，这可比菩萨灵验，妻子怀了孕，十月临盆，生下一子，取名德忠。

史厚生夫妻三十五岁得子，对儿子真是爱如掌上明珠。眼瞅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下决心供儿子去念书识字，以求日后改变门庭。这小德忠不单生得方面大耳，憨厚可爱，心眼儿更是百伶百俐，四书五经，一读就会。以后兴起洋学堂，又送他进了矿冶专业学校。1948年春，解放战争进入高潮，史德忠的同学，有点进步思想的，先后离开学校投奔到解放区

去了。史德忠因为轻信了反共宣传，对共产党、八路军心存恐惧，见兵慌马乱的，加上家有几亩薄田可做依靠，便弃学回到家中。

史厚生见儿子平安回到家，十分高兴；可时局变幻，前途未卜，便张罗趁此机会，赶紧给史德忠完婚。

史德忠从小订的娃娃亲，姑娘叫梅茹，家离小堡五里地。老丈人是个买卖人，家中也有几个钱。经过双方家长磋商，处在战乱时期，虽不大操大办，可也得备个三、六、九的席面，不能让姑娘挟个包儿就过门。

到了良辰吉日，新郎骑着马，五六个吹鼓手，吹吹打打，乘花桥将新娘接到家中。先拜天、后拜地，喜娘将新娘扶到洞房。正张罗亲友入席，忽听大门外一阵荒乱，喜洋洋地喇叭声戛然而止了。

史厚生不知出了什么事，急忙跑出大门去看看。不看犹可，这一看大吃一惊，只见门前乱哄哄地站着八十多身穿国民党军装的大兵。有斜背大枪的，有用枪当拐棍拄在地上的，有用绷带把胳膊吊在脖子上的，有一手拄着大枪一手捂着肚子的，一个个眼睛里喷射出饥饿的凶光。史厚生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残兵啊！领头的是个戴上尉军衔的，他歪戴着大盖帽，敞着胸，露着怀，半卷着裤角，一张没有血色的刀条脸，配着一双吊梢眉，左手掐腰，右手提着一个大张机头的“王八盒子”。他用手指一点史厚生，阴阳怪气地自我介绍说：本人申宗耀，申连长，“听说府上今天办喜事，兄弟们特来贺喜！”说着，胳膊往上一抬，二拇指一勾扳机，叭，叭，叭……一梭子子弹打了出去。然后把枪往腰里一别，招手说：“兄弟们入席！”

史厚生急忙拦阻说：“老总们，这可使不得呀！有话好说。”

“妈拉个巴子，别不识抬举！”申宗耀怒冲冲地嚷道：“老子为你们打共产党，你们在家娶媳妇，怎么喝顿酒都不行吗！”说着，上手一巴掌把史厚生打个趔趄。这群大兵一窝风冲上去，占领了十五张桌子。前来贺喜的亲友呢？胆小的鞋底抹油——溜了，胆大的溜边看热闹。史厚生无奈，只得吩咐帮忙的人硬着头皮给大兵们上菜上酒。这群饿狼不管三七二十一，立时吆五喝六地暴饮暴食起来。

申宗耀领的这股残兵是从哪来的呢？原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全歼东北国民党部队，从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发起了辽沈战役。首先攻下了锦州，关上了东北大门。蒋介石梦想夺回锦州，打开通向华北的通道，严令廖耀湘率全兵团十万之众向锦州推进。人民解放军在黑山、大虎山地区迅速对廖部形成了钳形合围，经两天的激战，全歼敌军，兵团司令廖耀湘被活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黑山阻击战。申宗耀这伙残兵，就是从黑山战场溃散下来的。

这伙大兵本来就是些见财眼开，见酒喉痒的人，何况逃跑路上连渴带饿，史家准备的三、六、九席面，那够这帮饿狼吞的，真象风卷残云一般，一会儿便杯盘狼藉了，申宗耀三杯酒下肚，眼睛一眨巴，想出个坏点子，他把史厚生叫过来，说：“老头子，去把新娘子叫出来，赔赔酒！”

史厚生一听这话心里一哆嗦，赶忙说：“长官、长官，这可使不得呀！”

“妈拉个巴子，赔赔酒算什么！”申宗耀霍地站起身：“不出来，我进去”。说着，就要往洞房闯。

“长官、长官，请坐下，有话好说。”几位乡亲上来，好说歹说，总算把申宗耀按在凳子上坐下了。一位年长的乡亲接着说：“乡下女孩子，没见过世面，不会赔酒，还望长官包涵。”扭过头又对史德忠说：“快，把你媳妇领来，给长官斟杯酒，赔个情。”说完他掏出一叠钞票，塞到申宗耀的怀里。

还是钱能通神。申宗耀答应只叫新娘子给斟一杯酒，赔酒免了。

梅茹吓得哆哆嗦嗦，在老婆婆的搀扶下来到申宗耀的席前，眼含热泪，深施一礼，拿起酒壶给他斟满了酒。申宗耀两眼射出邪恶的目光，趁新娘子斟酒的工夫，他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象一把铁钳子似的拧了一下梅茹的脸蛋，狞笑着说：“小娘们，今天算便宜你了。”梅茹连气带吓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唰地滚了下来，手中的酒壶也掉到了地下，扭身跑回了新房。

申宗耀领着残兵离开史家时，已是月上树梢了。洞房里，新娘哭得泪人儿似的，也顾不得饮合欢酒，吃金銀面了。草草收拾一下少不得尽夫妻之事。史德忠刚朦胧入睡，忽然，一阵喊爹叫娘声，接着又一声枪响，将史德忠惊醒。侧耳一听，外面原来在拉夫抓兵。史德忠赶紧穿上衣服，对妻子说：“街上抓兵，我得躲一躲。”梅茹一把抓住德忠的手，不禁失声哭道：“我的命好苦啊！你不能走！”这时一阵枪托急促的砸门声传来，史德忠不得不摆脱妻子，从后窗跳了出去。他刚爬上墙头，听见有人高喊：“这家有人跑了，快追呀！”接着，就是一阵乱枪声……

## 第二回

史厚生失子气绝  
盼儿归老母失明

梅茹过门，还没容仔细看清丈夫的模样儿，丈夫便逃走了，不知这一去吉凶如何，她一急便瘫坐在床上，痛哭不止。史厚生夫妇闻声从东屋赶来，闻知此情，老太太和儿媳哭作一团；老爷子急得直跺脚，又不敢出去找人。直到天大亮，开门出去。那里还有儿子的踪影。听邻居说，昨晚小堡共被抓去六个年轻后生。他们的命运如何，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过路败兵抓人带路，过两天就可能把人放回来；有的说还是申宗耀那伙人来抓的兵，拉去打仗，恐怕九死一生。史厚生无精打采地从街上回来，见妻子，儿媳双眼哭得通红，这一急、一气，只觉得天旋地转，咕咚一声栽倒在地。婆媳俩好一阵捏人中，抬胳膊，卷腿，才将他救过来。史厚生微睁双眼，看见妻子和儿媳悲切地守在面前，心里一阵酸楚，不觉老泪横流，长叹一声，叫道：“德忠我儿，你上那去了？”

婆媳俩好歹服侍老人睡下，又去求神问卜，结果还是凶吉不卜，只好听天由命罢了。

第三天，史厚生强撑着身子趴起来，一算计，儿子结婚，

八十多名国民党残兵吃喝一顿，加上请医治病，花去了一半家产，结果还闹个鸡飞蛋打，人财两空。原来有五分病，这一算，又加了二分：第五天被抓去的六个人，回来了两个，有人捎来口信说，败兵带着抓的人从营口上船往关里跑，由于船小人多，又遇着风浪，船在大海中翻了，史德忠大概是淹死了。

史厚生听到这个噩耗，七分病又加了三分，登时气火攻心，一命呜呼。

原来一个吃不愁穿不愁的小康人家，遭此劫难，如今落得个家破人亡。婆婆想夫盼儿，媳妇痛公公想丈夫，真是痛上加痛，悲上加悲，婆媳二人在灵前哭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史老太始终不相信儿子是真的死了，总想着终有一天他会回来的。因此，她每天一早起来就拄着拐杖，依在大门上，遥望大路的尽头，盼望儿子的归来。望一阵，哭一阵，不知不觉已过了三个月，儿子没回来，她却哭干了眼泪，不觉双目日渐的模糊。

一天早晨，雄鸡三唱，史老太太从炕上起来，准备到大门外去等儿子，往日，这时天已大亮，可是今天她的眼前是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她把手放在眼前，还是什么也看不到。她摸着找火点上油灯，可眼前只看到一团微弱的红光。老太太一下明白了，自己这是双目失明了。她马上想到，老伴去世了，儿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儿媳总有一天要改嫁的，扔下我这瞎老婆子孤身一人，举目无亲，谁来管我呢！想到这，老太太找了根绳子，模摸索索，爬到窗台上，将绳子拴在窗棂上，结个套，心一狠，脑袋伸了进去。不料那窗

棂格子擎不住一个人，当他套好脖子，双脚从窗台上跳下来时，也是急劲，叭一声，窗棂格子折了，史老太太跌在炕上。正在堂屋做饭的梅茹听见响动，推门进屋一看，全明白了。她扑上前去，一边解婆婆脖子上的绳套，一边问：“妈妈，是儿媳不孝，你老人家才寻短见？”

“不啊，你是个好儿媳，对妈十分孝顺。”

“那为什么？”

“妈妈眼睛瞎了，”史老太太悲伤地说，“不能再连累你呀！你还年青，你……”

“妈你不能死，这个家还得你来支撑呀！”梅茹又红着脸说：“妈，我有身孕了。”

“真的？”史老太太精神一振：“阿弥托佛，老史家有后了！”

“妈，你放心，我一定等着德忠。”梅茹几乎是哭着说，“就是没有孕，我也一定侍候你老人家到百年之后。”

“我的好闺女，难为你了。”婆媳俩抱头痛哭。

儿媳怀孕，给了史老太太以生的希望，把她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自此婆媳俩苦度时光，相依为命。光阴荏苒，转眼过去了十个月，梅茹生下一子，取名梦生。原来，辽南有个风俗，凡是婴儿降生前父亲已死，或者外出音信皆无，不知死活的，生下的婴儿都叫梦生。何况这史德忠早已有落海而死的口信呢！

小梦生降生后，全国已经解放，人民政府照顾这孤儿寡母的生活，安排梅茹到商店去当了店员。

史老太太由于得了孙子，儿媳又有了工作，心里一喜欢，火就消了二分，又经过县人民医院的调治，双目又恢复了0.2

的视力。老太太高兴得成天说：“多亏共产党救了我们这孤儿寡母啊！”尽管这样，老太太的心事还是十分沉重的。儿媳在她面前虽说是有说有笑，使她欢心，可到晚上奶着孩子却常常暗暗地哭泣。她没少发现儿媳的枕巾被泪水湿透。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她越是希望儿子不会死，总有一天会突然回来的。于是，每天儿媳上班走后，她抱着孙子依在大门上等候，盼望儿子归来。

### 第三回

### 郝经理提亲来说 官新仁入赘落空

一天，史老太太领着三岁的孙子梦生，来到大门外，手打凉棚朝村外望去，尽管她的视力极其有限，可她还是看呀、望呀，总希望看见儿子从村外走回来，喊一声“妈妈，儿回来了。”她的腿站乏了，眼睛看花了，哪里有儿子的踪影哟！她打了一个唉声，转身正准备领着梦生回屋的时候，只见从远处走过一个人来，老远就向她打招呼：“史大嫂，请你等一下，兄弟有一句话说。”

史老太太揉了揉昏花的眼睛，待到来人走到面前，好一阵才辨认出来：“哟，原来是郝经理！”

“是我呀！老嫂子，请等一下我有话说。”

“请到屋里说吧。”史老太太把客人让到屋里坐下后，问，“难得的稀客，不知郝经理今天是路过这里，还是有事？”

“无事不登三宝殿。”郝经理呷了一口茶说，“有一件事，想和老嫂子商量。不过，请老嫂子别过意，我可是一片好心，决无歹意。”郝经理接着说，“我们商店有个店员，